

信仰意識與其典範聖母瑪利亞

教會對聖母信理及瑪利亞信仰意識的省思

劉晉平¹

本文探討教會對聖母信理及瑪利亞自身的信仰意識。作者從瑪利亞是共救贖者的爭論談起；接著以孔格的「聖傳」與「類比」概念來評判教會對聖母信理的信仰意識；進而回到教會傳統，反省玫瑰經歡喜五端，彰顯出瑪利亞的聖言意識。誠然，梵二之後，「瑪利亞原則」非常重要，若我們把信仰意識提升到全體信友的層面，便能明白聖母的信仰意識，使她總是在祈禱中聆聽、臣服於聖神的引導，更活出慈悲教會的面容。如此的信仰意識，誠是信友意識的典範。

一、從瑪利亞是共救贖者的爭論談起

梵二《教會憲章》第 62 號將聖母瑪利亞的名號集合在一起：「因此榮福童貞在教會內被稱為保護人 (*Advocate*)、輔佐者 (*Adjutrix*)、援助者 (*Auxiliatrix*)、中保 (*Mediatrix*)」。而有一個名號在梵二前的教會文件曾經用過，這裡卻沒有提出，即是「共救贖者」(*Co-redemptrix*)。這個稱號在梵二後的聖母學中成

¹ 本文作者：劉晉平神父，輔仁聖博敏神學院聖經神學碩士畢業，現就讀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博士班，主修信理神學。

爲一個焦點問題。張春申神父曾就此問題發表過文章²。聖母被稱爲「共救贖者」，她首先是被救贖者——第一個被救贖者，然後才是共救贖者。這是信仰的邏輯，而不是時間的順序。因此，「被救贖者」與「共救贖者」怎樣能夠同時成立？這一問題需要神學做出解釋。一些神學家的答覆是：

天主的救援計畫有兩個時辰：第一個時辰是基督的救贖與聖母瑪利亞的優越和特殊的提前單獨獲救，這理由也解釋了無染原罪；第二個時辰是基督偕同獲救了的聖母瑪利亞，救贖人類；這解釋了「共同救贖」。兩個時辰在救恩史中的實現，和諧地解釋了聖母瑪利亞是第一個被救贖的，也是唯一無二的「共救贖者」。³

這裡不是給天主的同一救恩做分解，「共救贖」是參與而不是施救，是特殊參與而不是一般協助。我們也不是試圖把瑪利亞神化，而是指出瑪利亞在救恩史中的兩個時辰（其實是兩種存在狀況）：一是被提前與特恩的時辰；二是與基督同在的時辰。在今天，瑪利亞共救贖有被誇大，也有被縮小，即所謂的誇大論（Maximalist）和偏少論（Minimalist）。然而，梵二《教會憲章》第八章中，論到「瑪利亞在天神預報之際」（56號）、「聖童貞與耶穌的嬰兒時代」（57號）、「聖童貞與耶穌的公開活動」（58

² 張春申，〈聖母瑪利亞：「共救贖」、轉求與典型：慶祝聖母年，反省梵二教會憲章第八章〉，《神學論集》75期（1988春），75~93頁。

³ 張春申，〈聖母瑪利亞：「共救贖」、轉求與典型〉，76頁。

號)、「瑪利亞與初期教會團體」(59號)，這些都是在指瑪利亞參與基督救贖的第二時辰，也是瑪利亞參與基督及其救贖的信仰意識。要理解瑪利亞的這個信仰意識，要正確理解共救贖的意義，我們更需要以信仰意識對理性開放的態度來反省「瑪利亞總是提前」的時辰和「瑪利亞與基督同在」的時辰。

二、以孔格的「聖傳」與「類比」概念來評判教會對聖母信理的信仰意識

孔格(Yves Congar, 1904~1995)曾對聖母蒙召升天的信理，以「聖傳」和「類比」的概念來論證。⁴ 下面我們就用他的方法，分別對近代欽定的兩個聖母信理加以反省。

(一) 從聖傳方面

「聖傳」亦如「信仰」(*fides qua* 和 *fides quae*)，有兩個面向：一是傳承幅度的聖傳，即教會所傳遞的(*id quod tradit Ecclesia*)，二是教會擁有的聖傳(*id quod traditum est Ecclesiae*)。前者是動態的，它是教會生活的信仰寶庫(the living deposit of faith)；後者則是較靜態的。教義的發展與信理的詮釋，都需要教會訓導權威與神學家們，把教會聖傳中屬於生活的信仰寶庫的部分明顯呈現出來。如：教會在討論聖三奧秘與基督奧蹟時、在討論救恩史高峰的「時期一滿」——降生成人的奧蹟時，而有了天主之母

4

Yves Congar, *Theological Notes on the Assumption: Faith and Spiritual Life*, trans. by A. Manson and L.C. Sheppard (Darton, London: Longman & Todd, 1969).

(*Theotokos*) 和瑪利亞童貞受孕信理的產生 (分別於 AD 325 在尼西亚及 AD 431 在厄弗所的兩次大公會議所欽定)。而且, 1854 年聖母無染原罪信理和 1950 年聖母靈肉升天信理的定斷, 就是兩個很有力的證據。⁵ 由於這兩個信理的聖經依據比較薄弱 (路一 16-38 : 默十二 1-18), 因此需要新的詮釋。

按教會閱讀和解釋聖經的標準⁶, 釋經者常用以經解經法或用預像法解經, 而神學家們最能發揮的部分, 就是回到教父傳統和用類比的方法。例如, 近代的一位教會聖師亞爾豐索·利高烈 (St. Alphonsus Maria de Liguori, C.Ss.R., 1696-1787), 他在《聖母的榮耀》 (*The Glories of Mary*) 中對聖母奧蹟的反省和論述 (reflections and discourses), 就是一部古代教父和歷代聖人有關聖母論的集成, 但其中也有例證與祈禱 (examples and prayers)。從整體上說, 亞爾豐索的反省是從聖母為天上母皇的「榮耀」來反省聖母蒙召升天的奧蹟的。⁷ 1950 年的《美妙豐富的天主》

⁵ 參: 教宗比約九世, 〈無可言喻的天主〉詔書 (1854 年 12 月 8 日),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譯, 《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 (臺北: 光啓文化, 2013), 2802-2803 號。文獻一方面強調信理發展的同質性 (homogeneity), 一方面指出聖母無染原罪信理之定斷的新標準, 「為了神聖及不可分的天主聖三之光榮, 為了童貞天主之母的榮耀與裝飾, 為了公教會信仰之提升與基督宗教之擴充」。

⁶ 參: 《天主教教理》(1992) (臺北: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 1996), 112-114 號。聖經的內證——新舊約的一致性: 聖傳的見證——在教會的心頭閱讀: 信仰的類比——真理的彼此相符。

⁷ Cf. Alphonsus Liguori, *The Glories of Mary* (New York: P. J. Kenedy & Sons, 1888), Retrieved from: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gloriesof>

(*Munificentissimus Deus*)和1954年的《致天上母皇》(*Ad caeli Reginam*)兩部，分別訂定聖母蒙召升天信理和聖母元后節的教會文獻，也都以聖母的榮耀為基點。雖然如此，在神學上卻多了類比的論證(analogical arguments)。

(二) 從類比方面

有關聖母蒙召升天的類比論證，教會文獻的演繹如下：耶穌是新亞當，瑪利亞是新厄娃，基督以其逾越戰勝了罪惡和死亡，獲得了圓滿的勝利：

所以，如同基督的光榮復活是這勝利的本質部分與最後的獎賞；同樣地，真福童貞【瑪利亞】與其子【基督】的共同戰鬥，應以其童貞身體的「愛光榮」為結束；……所以，偉大的**天主之母【瑪利亞】**按照從永遠預定的「**一個及同一的決定**」，以奧秘的方式同耶穌基督結合，在其始胎中是無玷的，在神性的母性之中是無損的童貞，是**神性救贖者【基督】的慷慨同伴**(*generosa Divini Redemptoris socia*)，祂獲得對罪惡及其後果的圓滿勝利。⁸

有關聖母為天地元后的類比認證是：

因此，可以無疑地推論，基督—新亞當，不但因為祂

mary00liguoft

⁸〈美妙豐富的天主〉宗座憲章(1950年11月1日)，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譯，《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3901~3902號。AAS 42(1950)767~770。附：字體加粗部分由本文作者所加。

是天主子，而應被稱為君王，也因為祂是我們的救贖者；如此，在某種類比的方式之下（*ita quodam analogiae modo*），至福童貞瑪利亞是皇后，不但因為她是**天主之母**，而且因為她猶如與新亞當相結合的新厄娃。的確，在圓滿、適當與絕對的意義之下，一個耶穌基督，天主與人，是君王；但瑪利亞身為基督天主的母親，**神性救贖工程的同伴**（*socia in divini Redemptoris opera*），在基督與仇敵的戰鬥以及祂對一切敵人的勝利之中，也分享君王性的尊嚴，雖然是以**有限的方法與類比的方式**（*quamvis temperato modo et analogiae*）。⁹

從以上有關聖母蒙召升天和聖母為天地元后的引文，我們可以看到：瑪利亞信理和相關教義的產生，好多是根據信仰的類比反省而得出的。但是，我們也從中讀出這一類比推論的原則：信理的同質性（*homogeneity*）¹⁰；信仰真理的彼此相符（*the coherence of the truths of faith*）；真理的等級性（*hierarchy of faith*）。聖多瑪斯以哲學認證了這一類比原則：

⁹ 〈致天上皇后〉通論（1954年10月11日），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譯，《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3915~3916號。AAS 46（1954）633~636。附：字體加粗部分由本文作者所加。

¹⁰ 信理發展同質性的內涵是：教會內有一信仰的寶庫：以信仰的條文構成，不改變，也不減少，也從不增添任何事物。但教會一方面忠於受自宗徒與教父的傳承，一方面也使那「古代天上的教義信理獲得證據、光明和確定，卻保存圓滿、完整、特色，但只按其發展的獨特性，即維持同一教義、同一意義與同一意思」。以上參教宗比約九世〈無可言喻的天主〉詔書，《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2802號。

我們不拘加給天主和受造物什麼名稱，都是根據受造物與天主的這一關係，即受造物與其根本和原因的關係，萬物的一切完美，都以卓越的方式預先存在於這原因內。¹¹

聖母的兩個信理：無染原罪和靈肉升天，是從聖母為天主之母和童貞受孕的信理，以類比推導而出的。而天主之母與童貞受孕（卒世童貞）是由基督降生的信理推導而出的。當然，這是聖神啓迪的工程。聖神在教會聖傳中，把天主的啓示帶向圓滿；正如瑪利亞的信理，聖經雖然沒有宣布，但仍屬於信仰之寶庫的一部分，需要天主聖神——信仰的傅油來引導。雖然信理的宣布，由建基於宗徒傳承的教會來完成，可是從信仰追求理解的角度，神學的批判與反省、詮釋與發展仍然是必要的。

（三）新的類比

1. 重新反省瑪利亞的兩個時辰

若從第一時辰，即瑪利亞總是提前的角度講，瑪利亞生命中的四個奧秘——天主之母、童貞女懷孕生子、始孕無玷、靈肉升天——在恩寵界是四個「特恩」，我們無法學得，除非天主願意。在天主救恩的奧秘中，即救恩的金鏈條上，即「揀選——預定——召叫——成義——光榮」（參：羅八 29-30）的奧秘中，瑪利亞是天主特選的器皿。既然瑪利亞在恩寵界與救恩史中有其

¹¹ 多瑪斯·阿奎那，《神學大全》，第一集第一部分第 13 題第 5 節正解 1, 3。

優先的地位，那麼我們對她的敬禮就應當超過一般的聖徒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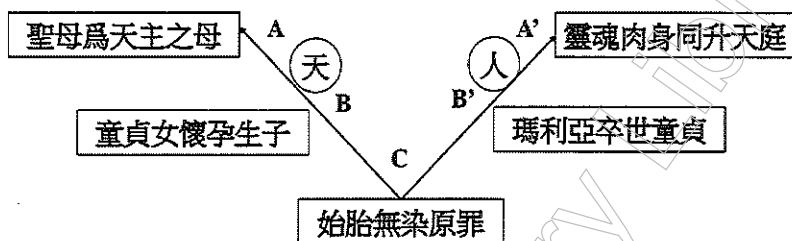
但是論到瑪利亞生命的第二時辰，孔格則從救恩奧秘與天主恩寵的目的兩方面，以信仰的類比來看瑪利亞的諸奧秘。他的論證是從基督論到聖母論的。他首先肯定：基督的逾越奧蹟與第二次來臨是同一個奧蹟。再者，逾越是救恩初果的完成，基督因而是創始者（originator），而第二次來臨是救恩工程圓滿的效果。而瑪利亞也在創始者的一邊（originator's side）。她與聖言完美結合（《路加福音》）；她提前基督的時辰（《若望福音》）；她在耶穌的族譜中（《瑪竇福音》）。她參與基督的開始，也參與基督的完成；她更參與了教會的誕生。因此，從瑪利亞在基督作為創始者的一邊，我們可以得出：瑪利亞以特別的方式在參與基督救恩的工程。她仍然是基督的第一位門徒，只是以特恩的方式。

2. 重新反省瑪利亞的第二時辰

這裡作者要指出的是：以上教會文獻中，聖母信理的論證和孔格的反省，都是循著古典基督論之路徑，是從上往下的。這固然保持了以上三個類比原則，且是從救恩論導向光榮頌；但吾人只能望而生敬，由敬而求，除此之外，別無他望。作者認為：從下往上的人的回應，才是今日神學家和平信徒需要反

¹² 教會傳統總是很謹慎地區別朝拜與敬禮：朝拜（latría）的對象是唯獨天主，敬禮則是對聖人；但亦區分敬禮（dulia）用於聖人、「敬奉」（hyperdulia）用於聖母。參：Thomas Rausch, *Catholicism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Michael Glazier, 2003), p.189.

省的，因為出於向典範學習的反省，是對信理最好的詮釋。



根據梵二教導，「在教會訓導當局領導之下研究聖經、教父、聖師以及教會禮儀的人，應當正確地闡述榮福童貞的職責與特恩，這些職責與特恩都歸宗於一切真理、聖善和虔敬的源頭——基督」（LG 67）。

從聖母的五個特恩¹³說：聖母為天主之母，是聖母在天主前的偉大冠冕；聖母靈肉同升天庭，是聖母在人前最大的榮耀；瑪利亞童貞懷孕生子，是為完成天主的工程；瑪利亞卒世童貞，是為保守她個人的貞潔童身。而這一切，都建基於瑪利亞始胎無染原罪的特恩。

上圖是聖母五大特恩之間的關係，其中最核心的是始胎無

¹³ 這裡作者更願從神學反省的角度稱瑪利亞的五個特恩，雖然有違教會傳統（如《天主教教理》），但是作者所加的「卒世童貞」，本質同是童貞女懷孕生子奧蹟的延伸。單獨提出，是為回應基督新教朋友所稱瑪利亞還生有其他子息。但從典範的角度，為所有度奉獻生活者，其意義重大。

染原罪。從 C、B、A 的秩序，是瑪利亞無染原罪，其較近目的因是她要作救主之母，而遠目的因是她將成為天主的母親。從 C、B'、A' 的秩序，是瑪利亞因無染原罪（滿被聖寵）而能在救恩的金鏈條上保守童貞，直到在永恒之中得享光榮。第一秩序是天主的揀選，第二秩序是人的回應。基督徒可在第二秩序中，學習瑪利亞回應天主揀選她後的信仰成長，並在第二秩序中培養由瑪利亞而來的信仰意識。

當我們仰望無染原罪的聖母時，我們心中會充滿希望和安慰：天主必勝。雖然現在我們還在軟弱中，但那無染原罪的聖母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勝利還要在我們這些脆弱的、她的孩子們身上實現。但基督徒還在與罪惡征戰！她在十字架下的屹立，就是我們的希望：在那個看似毫無希望的絕望中（在罪惡與死亡壓倒一切的考驗中），她沒有放棄；在那看似失敗的絕境中，她仍然和她的聖子一起，卓然屹立。

關於罪惡、正義和審判，聖神藉十字架上的基督面容已經指證出來。瑪利亞無染原罪就是指證的第一個證據。瑪利亞以無染原罪者屹立在得救的人中間，屹立在十字架下，成為了基督的共救贖者。我們要學習她，以貞潔和服從、以信德和愛，成為「望德之星」。教會在將臨期慶祝瑪利亞的聖善和貞潔的特恩，正是藉此提醒我們，回到我們生命的根源「你們應當是聖的（慈悲）」召叫上，是要我們成為這個時代中「貞潔的標記」和「基督戰勝罪惡的標記」。

三、由瑪利亞為降生聖言之母反省瑪利亞的信仰意識

瑪利亞天主之母，全德者及全善者 (*Panhaghia*)¹⁴，她完全接受天主聖言，因而是信德的典範和教會之母。她將基督的話默存於心，並歌唱讚美天主的救恩工程 (路二 19、51，一 46-55)。她喜樂於天主聖言，並渴望宣講那在信者心中產生信仰意識的基督福音。而聖神世代所賜予教會的恩賜，產生了豐富的聖德美果，所有的聖人都為天主所認識。¹⁵ 為教會，瑪利亞和所有聖人以他們的祈禱和熱情，而成為世代和歷代以來，以聖德活出天主聖言最傑出的人。

2007 年教宗本篤十六世撰寫《向佘山聖母頌》，敦請普世信友為中國的天主教會多多祈禱，並把每年的 5 月 24 日進教之佑聖母紀念日，定為普世教會為中國教會的祈禱日。在禱文的開頭，教宗即稱瑪利亞為「降生聖言之母」。這是一個偉大的創新，為目前的中國天主教福音化與信仰本地化意義重大。的確，瑪利亞是基督宗教現實主義的保證者。她生命的「所是」顯示出：「天主的話不但被言說，而且被聆聽；不但天主已呼喚，而且人類也有所回應；救恩不僅臨現，而且已被接受。基督是天主的話，瑪利亞就是答案；在基督內天主從天降凡，在瑪利亞內大地又能多產。瑪利亞是完美受造的靈魂；在她內，

¹⁴ 參：CCC 493：東方傳統的教父們，稱天主之母為「全然聖善的」(*Panhaghia*)，尊崇她為「沒有絲毫罪污，好像被聖神塑成的一個全新的受造物」。

¹⁵ 參：GS 11、22。

天主提前詮釋了祂給予受造物的全部意向」¹⁶。

- A 第一端：瑪利亞懷孕聖言——爾旨承行；
- B 第二端：瑪利亞傳遞聖言——愛的讚歌；
- C 第三端：瑪利亞降生聖言——默存在心、反覆思想；
- B' 第四端：瑪利亞祭獻聖言——愛的使命；
- A' 第五端：瑪利亞默觀聖言——回歸父家。

如果我們回到教會傳統，重新以降生聖言之母的奧蹟來反省玫瑰經歡喜五端的話，會有不同的啓發。瑪利亞的聖言意識就在其中彰顯，這一信仰意識是信友意識的典範。

- 第一端：預報新生命，新亞當耶穌誕生；
- 第二端：聖母訪親，新舊約聯繫一起；
- 第三端：耶穌降生，人類樂園復得；
- 第四端：瑪利亞取潔並奉獻首生子於聖殿；
- 第五端：尋獲耶穌十二齡在聖殿中講道。

從上圖中所提示的中心配列結構，我們可以看到：耶穌誕生時，在天使的歌聲與牧羊人的朝拜中，默觀聖言的瑪利亞，正是基督徒以祈禱自我陶成信仰意識的模範。A-A'表示分別以言語和行動回應和回歸天父的瑪利亞，在聖言光照下，成爲新

¹⁶ Cardinal Christoph Schönborn of Vienna, Words spoken at the 1986 Fatima Symposium on the Alliance of the Hearts of Jesus and Mary, cited in M. Miravalle (ed.), *Contemporary Insights on a Fifth Marian Dogma. Mary Coredeptrix, Mediatrix, Advocate.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III* (Goleta, CA, 2000), p. 6.

生命孕育者和撫育者。B-B'表示瑪利亞願以愛的讚歌來服務，又願以愛的謙卑來見證信德：瑪利亞願意與她同在的聖言一道走近雅威上主的窮人和義人 (*Anawim*) 中間。

實在，瑪利亞是基督徒結合於基督及其聖言的道路。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聖路易·蒙特弗 (St. Louis de Montfort, 1673~1716) 那裡取得靈感，以「全都屬於你」 (*totus tuus*) 來表達他的「瑪利亞之路」，並以光明奧蹟為普世的信眾點亮了這信、望、愛的道路。而「真理的合作者」教宗本篤十六則是用「天主是愛」 (若壹四 8) 和「在望德中得救」 (羅八 24) 的聖經言論，來教導真理和仁愛的福音道路。他稱：「福音為一條道路，瑪利亞是進入其中的門……，必須著眼於基督來閱讀它，一路上人總要被感動地祈禱起來」¹⁷。在這個信仰背景中，瑪利亞就是「愛情的母后」和「望德之星」。這也就回應了整個中世紀對瑪利亞是信、望、愛三德的化身；在中世紀的藝術中，瑪利亞是望德的貞女、忠信的妻子、愛德的母親。可是，在瑪利亞與天主聖言的結合中，瑪利亞因信德而懷孕聖言、因望德而默想聖言、因愛德而實踐聖言。

¹⁷ 教宗本篤十六世著，劉河北譯，《天主與世界》(台南：聞道，2000)，241頁。

四、梵二後，何以瑪利亞原則非常重要？

(一) 瑪利亞原則

如果我們把信仰意識上升到全體信友的層面，來看瑪利亞的信仰意識，就會看到，在教會眾多的存在原則中，瑪利亞原則的綜合與優先地位。

依據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 在其 *Our Task* 一書中的反省，教會內主要有伯多祿原則和瑪利亞原則。¹⁸ 瑪利亞原則是以前教會為慈母與導師為象徵的原則，伯多祿原則是以前教會繼續及回應瑪利亞向天主的 *Fiat* 為象徵。這兩個原則是基礎原則，有其反省的時代背景。但是，我們縱覽巴爾塔薩的整體思想，會從他的作品中總結出以下五個教會原則：¹⁹

1. 伯多祿原則：聖統與制度。
2. 保祿原則：先知神恩與福傳。
3. 若望原則：默觀原則，即把伯多祿與保祿統一起來先知性——默示 (prophetic-apocalyptic) 原則。
4. 雅各伯原則：傳統與對話的原則，強調真理與歷史，與方法對話。
5. 瑪利亞原則：包容與共融一切的教會原則。

¹⁸ Hans Urs von Balthasar, *Our Task: A Report and A Pla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4), p. 123.

¹⁹ C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Glory of the Lord*, vol. 1, pp. 352~364; *Office of Peter*, pp. 136~222, 308~330; and *Explorations II: Spouse of the Word*.

上述五個教會原則中，伯多祿原則與瑪利亞原則可稱為雙重的合一原則（principle of bi-unity）。教會一方面以慈母與導師的身分訓導，一方面也以耶穌的母親與基督新娘（*spousal-mater*）、教會圖像與教會母親（*figura-mater*）的身分，建立一種奧秘的共融。再者，瑪利亞原則是教會聖德的主體極，而伯多祿原則表達的是教會聖德的客體極。前者允許每位基督徒在神恩的共享中和在聖神的啓迪下生活，後者要求每位基督徒在制度與紀律下共融。

在《向佘山聖母誦》中，教宗本篤十六世把他的祈禱延伸到了地極（羅馬）說：「佘山聖母……使他們永不懼怕向世界宣講耶穌，並使他們與教會的磐石伯多祿結合在一起」。這樣的祈禱，已經把教會的這兩個合一原則結合在一起。瑪利亞是合一與共融之母。

（二）梵二《教會憲章》第八章中的瑪利亞

眾所周知，梵二在討論「論基督及教會奧蹟中的天主之母榮福童貞瑪利亞」之議題時，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最後有人總結說，梵二把聖母論從屬於教會論。這是一種錯誤的詮釋。翻開史書，便可知原委。梵二會議上，孔尼格樞機（Cardinal Franz König, 1905~2004）指出，把瑪利亞的議題放在《教會憲章》中的四個理由是：²⁰

²⁰ Cf. Giuseppe Alberigo, *History of Vatican II*, vol.3. *The mature Council second period and intersession September 1963 ~ September*

1. 出於牧靈的理由：瑪利亞身上看到一種末世性的圓滿，她是聖德與希望的模範。因此梵二稱瑪利亞是諸德之典範。
2. 出於大公的理由：梵二不是要建立新的有關瑪利亞的教義，如諸寵中保與共救贖者，而是回到教父傳統，以保護與東方教會及基督新教的大公合一。
3. 出於神學的理由：聖母學太多從屬於基督學；基於時代的需要，聖母學應當反映教會學的面貌，因為按古老的傳統，瑪利亞是教會的圖像 (*figura synagogue*)²¹。
4. 出於具體的理由：在大公的核心文獻中，討論瑪利亞的教義是有用的。可見，瑪利亞作為教會的圖像，它是教會信仰意識的心臟，也是信友意識的頭。她的大公使命，是帶領所有基督徒在一個身體的教會內肖似基督。

教宗保祿六世於1964年11月21日，《教會憲章》公布之後的講詞中，宣布聖母瑪利亞為「教會之母」²²，但令與會者有點訝異的是，這不是梵二會議的議題，只是教宗保祿六世個人的行動。眾所周知，1964年11月14~21日在梵二歷史上被稱爲是「黑色的一周」(Black Week)；但按塔格萊樞機(Luis A. G. Tagle)的理解，「這黑暗的一周本身就是一處醴泉，它使得梵

1964, trans. by Joseph Komonchak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0), p. 96, footnotes 385.

²¹ Ambrose, *Commentary on St. Luke's Gospel*, II, 7. Cf. LG 63.

²² 《宗座公報》(AAS 1015)。

二成爲教會與世界恩寵的泉源」²³。其實，梵二最終呈現給我們的聖母學仍是完美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 ✦ 一是保持原有的基督論向度：討論天主救恩計畫中的瑪利亞（第二節內容）。
- ✦ 二是發揮新的教會論向度：討論榮福童貞與教會——瑪利亞是教會的圖像，爲信友是聖德楷模（第三節內容）。
- ✦ 三是大公主義下的瑪利亞敬禮（第四、五節內容），稱瑪利亞爲「救世之母」（LG 69），提醒一切渴慕大公者：文獻開頭所提之「天主之母，基督之母，人類之母」（LG 54）與「救世之母」和「教會之母」並不矛盾。

正如文獻在開頭所提示的，「大公會議並無意提供有關聖母的整套理論，也無意去解決神學家尚未充分澄清的問題。所以，對於在教會內，於基督之後佔有最高的位置而又距我們很近的聖母，各公教學派所持的自由意見，仍保有它們的價值」（LG 54）。

其實，瑪利亞爲「教會之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道理。這道理主要不是在神學上，而是在大公合一上，它是一個召叫。瑪利亞教導我們，她是我們信仰的母親；教會教導我們，教會

²³ 塔格萊樞機 (Luis A. G. Tagle) 著，《梵二黑暗的一周》(The "Black Week" of Vatican II)，文出《梵二的歷史》卷五 (History of Vatican II, 5 vols.)，4: 452。在這一週中，有四個事件發生：一是《信仰自由宣言》被推遲投票；二是宣告瑪利亞爲教會之母可能有損大公意願；三是教宗與主教的關係，及集體領導的附言問題；四是《大公主義法令》的通過受挫。

是我們信仰的母親；瑪利亞是天主之母、是基督之母與救世之母，也當是教會之母與人類之母。

但為我們基督徒，瑪利亞教導我們三件事，即教導我們做子女、做淨配、作母親。因為瑪利亞是聖父的女兒，是聖子的母親，是聖神的淨配。²⁴

1. 天父願意選擇一位貞女來做救贖世界的新器皿、新方舟、新約櫃，因此「天主作為最傑出的建築師、最傑出的藝術家，為自己的聖子造了一所相稱的住宅，祂一定要以最高貴的珍寶裝飾聖母的靈魂」（Vénéralbe Denis Le Chartreux），無染原罪就是最完美的裝飾。正如偉大的教父聖奧斯定所聲明的：「論瑪利亞，為了尊敬偉大的天主，我不願說出罪惡一詞」。這也許就是他所體驗的「天父的心情」（*pathos of God*），基督徒該學的是瑪利亞如何在這邪惡的時代做天主無瑕的子女（斐二 15）；身處末世的基督徒，應當有童貞式的望德（*virginal hope*）。
2. 天主聖子揀選貞女為母，是要聖母成為新厄娃、新的衆生之母、新的會堂、新的聖殿、新約教會——信仰之母的化身。為此，「這位聖潔、無辜、無玷、同罪惡分離的基督大司祭」便「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現為一個光耀的『教會』，沒有瑕疵，沒有皺紋，或其他類似的缺陷；而使她成為聖潔和沒有污點的」（參：弗五 27）。這一特恩，首先賞給了

²⁴ 以下三點參考 St. Alphonsus Liguori 著，姚景星神父譯，《聖母的榮耀》（上海：光啓社，2008），206~223 頁。

瑪利亞，使她成爲真正的「焚而不毀的荊棘叢」和「帶刺的玫瑰花」——因愛成傷的母親。基督徒學習瑪利亞做母親，即是學習瑪利亞聽了天主話而實行，並以堅韌結出果實（參：路八 15、21；路十一 28），也就是以信德懷孕，以望德在祈禱中等待，最後在他人身上以愛德誕生基督。

3. 「天主聖神是天主聖父和天主聖子相愛的愛情，聖神降在聖母身上，以超越一切受造物的恩寵裝飾她，立她爲祂的淨配，爲上天下地的母后」。「聖神在聖母身上的這一工程，同聖母無玷的肉體組織成了聖子無玷的肉體」（聖安瑟爾莫）。這一反省的聖經依據是：「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瑪一 20）；正如聖伯多祿·達彌盎所說：「天主揀選並立定爲天主之母的瑪利亞應全部成爲聖神的勝利品」。聖神在瑪利亞身上，教導我們如何成爲產生愛的希望之孕育。正如法國聖經神學家杜偉所稱「天主是父，耶穌是唯一的子，神學因此得出這樣的結論：聖神是神聖的生育，或從女性來說，就是神聖的懷孕」²⁵。聖神孕育的德能，使我們富於望德（參：羅十五 13）；聖神引導瑪利亞和我們（教會、歷代的基督徒），把天主的聖言預備、臨現、實現和共融在天主所願意顯示自己的一切內。

²⁵ Francois Durrwell 著，張依譯，《瑪利亞：聖神和教會的畫像》（*Marie: Meditation devant l'Icone*）（台北：上智，1996）。

五、仁慈/慈悲之母

2015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20日是教宗方濟各欽定的特別的慈悲禧年。教宗方濟各稱瑪利亞為慈悲之母與寬恕之母²⁶，並把瑪利亞象徵性地稱為慈悲之門。這是教會最新的信仰意識，需要我們以向理性開放的信德去接受。

聖經中，瑪利亞的慈悲可從兩個圖像看到：一是瑪利亞在 Magnificat 中向天主為雅威窮人的祈禱，其中有「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賜於敬畏他的人」（路—50），和「因為祂常念及自己的仁慈」（路—54）。二是瑪利亞在十字架下應驗了西默盎的話，瑪利亞的心被利劍刺透，在耶穌說「父啊！寬恕他們吧！」時已經發生。但是，《若望福音》中那位愛徒把瑪利亞「接到自己家中」，聖經原文是 *eis tà ἴδια* (into his own keeping)，可以引申為讓瑪利亞「進入自己生活的領域」(into his sphere of activity)。Walter Kasper 在解釋前一個圖像時，引用改教者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的詮釋，認為瑪利亞因她「滿被聖寵」(κεχαριτωμένη/ *gratia plena*，路—28) 和她在 Magnificat 對天主仁慈的讚美，就已經說明瑪利亞是「唯獨恩寵」(*sola gratia*) 的原型；瑪利亞因回答天使 Fiat，就已經是「唯獨信仰」(*sola fide*)

²⁶ 參：〈教宗開啓聖母大殿聖門：天主之母是慈悲之母和寬恕之母〉，《鹽與光》，梵蒂岡電台新聞報導，2016年1月4日。

<http://saltandlighttv.org/chinese/pope-francis-opens-holy-door-at-st-mary-major/>

的原型。²⁷ 而我們也可以由上文有關聖母為降生聖言之母的論述推論說，瑪利亞因她與聖言的完美結合，已經是「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 的原型。

早在主曆四世紀時，教會就有這樣的禱詞：「吾等飛奔向妳，主保 (patronage)，籲天主之母」，原文可能是「吾等奔赴爾慈悲 (mercy)，籲天主之母」。在古老的經文 *Salve Regina* (十一世紀時)，稱瑪利亞為「仁慈之母」(*Mater misericordiae*)；而在將臨期和聖誕期的聖母對經 *Alma Redemptoris Mater* (十二世紀時) 中，全部禱詞只有一組謂賓詞組合「垂憐我們罪人」(*peccatorum miserere*)。在十二世紀就已經形成的聖母德敘禱文 (“The Loreto Litanies”) 中，也有「仁慈之母，病人之痊，罪人之托，憂苦之慰，進教之佑」等有關聖母慈悲的表達。²⁸

與聖母神學平行發展的，是初期基督徒對聖母的孝愛和敬禮的重視。跡象之一，是偽經作品中經常提及聖母。雖然這些資料大多數透過虔誠的想像力來填補福音中耶穌的故事與瑪利亞之間的空缺，但其足以證明由瑪利亞所喚起的興趣。²⁹

更具意義的是，第三世紀以來基督徒已經向瑪利亞祈求轉禱。當時的一份手稿保留了這樣一段祈禱文《求聖母救急難

²⁷ Walter Kasper, *Mercy: The Essence of the Gospel and the Key to Christian Life*, trans. by William Madge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4), pp.207~211.

²⁸ *Ibid.*, p. 212.

²⁹ Thomas Rausch, S.J., *Catholicism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p. 187.

誦》：「天主聖母 (*Theotokos*)，今我罪人托居蔭庇之下 (*sub tuum praesidium*)，幸勿嫌所求者。凡遇急難與諸危險之中，救援吾人。卒世童貞哉，至榮哉，極殊福哉」！另一端中世紀出現的祈禱文，今天依舊在通用——《依恃聖母誦》 (*Memorare*)：「至仁哉，童貞瑪利亞！望爾記憶，從未聞，奔爾衛，呼爾佑，求爾救，而有一忍置之者……」。

從第五世紀起，開始修建奉獻給聖母的教堂。為天主教友來說，聖母最先享受與諸聖共融的殊榮。因此梵二《教會憲章》中稱，「在聖寵的境界內，聖母是我們的母親」 (LG 61)。從恩寵論的角度，瑪利亞是滿被恩寵者，她分享了天主由俯就 (*hanah*) 到慈愛 (*hesed*) 最後到慈悲 (*rahamim*) 的面容，瑪利亞以她在主前的寵幸和光榮而憐憫世人，以她與基督有共救贖之參與，而願意以祈禱拯救更多的人。若我們還沒有經驗天主的仁慈，就向聖母瑪利亞慈悲之母求吧！無論是在依賴上，還是在祈禱上，我們對瑪利亞的尊敬總嫌不夠 (*De Maria Numquam Satis*) ！

結 語

梵二《教會憲章》在大公主義、教宗與主教的關係、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間的關係等問題上的糾纏中誕生，對信仰意識的反省沒有深入；但總體上，仍指出了信友信仰意識在先知職向度上的積極意義 (參：LG 12)。作者藉此還要指出，信友信仰意識的培養也不可普遍司祭職和君王職上缺乏。信友意識由真理之神與恩寵之真理的聖言這兩個一體的傅油教導所保證，但這信仰的傅油德能與效果，更應當在祈禱與服務中彰顯。

瑪利亞接受的「聖言—聖神—體的傅油」是：「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τὸ γὰρ ἐν αὐτῇ γεννηθὲν ἐκ πνεύματός ἐστιν ἁγίου；瑪—25）。這句來自天使的宣告，正是教會在聖母瑪利亞身上強化信仰意識的原則與基礎。

瑪利亞因聖神受孕，是她與聖言結合的基礎，這基礎是來自天主的手指。可以說，所有瑪利亞信理的形成，都與教會在聖神內閱讀聖言而形成的信仰意識相關。教會也從瑪利亞自身的信仰意識中，和在瑪利亞信理的形成中，強化了這一超性意識。正如梵二所說：「信友的全體由聖神領受了傅油（參：若壹二 20、27），在信仰上不能錯誤；幾時從主教們直到最後一位信友，對信仰之道德問題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於靠著全體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識，而流露這【不能錯誤的】特質」（LG 12）。瑪利亞就是對天主的啓示以真理和愛德回應的第一人，她也是第一個表達信仰超性意識的基督徒。

按教會傳統，瑪利亞在三歲時就獻於天主聖殿（11月21日聖母奉獻日），完全地屬於聖言和聖神。可以說從預報救主降生開始，瑪利亞就把她完全地獻於聖殿的奧蹟，顯示為完全地是教會信仰意識的化身。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勸諭中指出：「那位令天主聖言和信德之間的相互關係達到圓滿境界的童貞瑪利亞，是『聖言之母』，也是『信德之母』」（VD 27）。

瑪利亞作為「聖言之母」與「信德之母」，在她一生對聖言的默想、陪伴與愛中，培養了她信仰的超性意識。瑪利亞作

爲「教會之母」，她更願意把她所領受的聖神的傅油，全部展示給教會。她才是真正信友信仰意識的慈母與導師。而在慈悲禧年的開始，教宗方濟各也邀請信友以瑪利亞爲榜樣：

瑪利亞，信、望、愛的女人；她在祈禱中聆聽；她總是由聖神所導引；她總是服從天父的旨意；她教導我們如何將生活的基督誕生於世，如何活出慈悲教會的面容。在這些榜樣中，瑪利亞應當是「慈悲之母」與「喜樂之母」。³⁰

³⁰ Pope Francis, *The Church of Mercy: A Vision for the Church* (Chicago: Loyola Press, 2014), foreword (written by Vincent Cardinal Nichols).